

虹

奥麦尔·赛斐丁著



虹

周作人 著 曹湜 下

目

录

还

虹.....	1
打火机.....	14
神圣的号召.....	24
錯.....	36
鬼屋.....	49
发明家.....	62

虹

小艾謝从織布机后面站起来，疲倦地伸了伸懶腰。今天，从一清早起，她就坐着織布織个不停。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爸爸和哥哥昨天早晨进城赶集去了。媽媽带着妹妹到邻居家去串門，好象是到札伊姆家去了。

艾謝揉揉眼睛，慢步走到黃框的壁鏡跟前照了照。两个大黑眼珠微微有点模糊，就象刚睡醒似的；眼珠旁边几乎看不見眼白。腮帮比平时更紅。柔密的黑头发披在肩头。艾謝又伸了个懶腰，同时不轉眼地照着鏡子，她似乎第一次看見她那眯細的眼睛，她那微微顫动着的张大的嘴，还有她那娇柔白皙的脖子。

艾謝有点惊异：“我多好看呀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低下头来細細端詳自己，注視着浅藍軟底毡鞋。后来又照了照鏡子，轉了轉身子，拍松

头发……她还不满十岁，可是已经出落得象大姑娘了。两天以前，札伊姆家办喜事，邻村农民见她已经长得这么大，都觉得惊奇。

她力气又多么大呀！只要手一挥就把同年龄的男孩子摔在地下，所以人家都叫她“摔跤手艾谢”。她性格也完全象个男孩子，喜欢骑马，射击，摔跤，跳蛙，官兵捉强盗等等。但是……

但是，不久她就要跟这一切永别了。前几天她从泉边回来，遇见村里的教长霍札。那凶恶讨厌的老头伸出干瘪的手给她亲吻，说：

“艾谢，叫你妈给你戴上面纱。你不许再到外边来抛头露面了。”

不是明天就是后天，她就要象所有长大了的姑娘一样，裹起黑面纱……然后关在这无聊的屋子里织布，直到老死。

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，骑马，打枪，摔跤，玩耍了！艾谢向后抖了抖头发，又照了照镜子。是的，她长得真美！……但她的美貌，柔密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鲜红的腮帮，在她心目中全都毫无价值！她深深叹了口气。

“唉，倘若我是个男人！”

唉，倘若她是个男人！……她痴想起来，越想越美。

那时候，她还有什么做不到呢！首先她要做个鼎鼎大名的摔跤手，威震博兹开，名扬天下！然后……然后她要做个声势显赫的骑士！她还一定要娶札伊姆的小女儿裘修做妻子。她要驰骋疆场，胸前挂满勋章。她还要象村里的好汉那样，翻山越岭去猎熊，一去就是几个星期。

艾谢离开镜子，慢慢地走到窗口，凭窗远眺。

太阳当空照耀，一大片乌云从村北渐渐移来。隔壁哈桑家园子里，几只雄鸡在引颈高啼。这时将近中午了，然而空气非常清新，凉爽宜人，就象早晨一般。天上出着太阳，同时又在下小雨；后来雨停了。

艾谢又陷入了遐想，凝立在窗口，象着了魔似的……

突然，她心跳加剧，脸色发白，呼吸急促……民间流传的那种说法是不是真的？……会不会骗人？……艾谢腮帮又一陣发红，双手抱头。是的，她

还从来没见过虹出现在这么近的地方。就在村外，通往庫魯杰烈的那条大路旁边，灌木丛和飞帘丛上面，悬空挂着一条七彩弧环，宛如晶莹的大马蹄铁，在半空中光华四射：粉红，浅蓝，嫩绿，蛋黄，淡紫，鲜红，橙黄……

艾谢的心越跳越快。她毫不怀疑，只要她马上跑到虹的下面，她就会化为男子！

艾谢毫不犹豫，跑下楼梯，穿过花园，跳出大门，拼命飞奔。她脚不择路，跑着，跑着……心里只想在虹消失以前跑到那地方。她抄近路跳过谷地，踏着庄稼，爬上山冈，最后，鑽进了灌木丛。小雨又下起来了。艾谢不停地跑着。衣服给刺钩破了，手和脸给树枝抽痛了，但虹终于就在眼前了。两只脚发软了。只要再加一把劲……再支持一会儿……

艾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终于跑到大弧环的下面，吁了口气：

“喔哟！……”

小雨下个不停。太阳从乌云缝里露出脸来。艾谢的软底鞋在半路上跑丢了，袜子跑破了，露出了脚趾。腿上满是刺伤和石头碰的伤痕。

“可得歇一会儿，”艾謝想道，坐了下来，背靠着灌木丛。雨一会儿小，一会儿又下大起来。

艾謝一站起来，大吃一惊：她变得多么高大了啊！魁伟的肩膀把外衣都绷裂了。连衣裙和衬衫缩到了腹部上。艾謝摸摸潮湿的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她长出胡子来了！她赶快把身上打量一下。天呐，她变成一个威武的小伙子了！只有衣服还不是男人的。

艾謝想道：“馬上跑回家去換！”

她向村子走去。現在她添加了多大的力气啊！刚才路上她跑了整整半个鐘头，此刻两分鐘就走到了。

赤日当空，艾謝口干舌燥。她走进院子，大門仍然开着。她先解了渴，然后走到楼上，把箱子打开，拿出哥哥的礼服穿上。衣服还是嫌小。然后她摘下牆上的步枪背在肩上，走出了大門。

就在这片刻之間，一切都已隱沒在浓霧里了。

从前街传来唢呐声和鼓声。艾謝問路上玩的孩子，那边做什么事在吹吹打打。

“札伊姆家在办喜事，摔跤手在比賽。”

“他家小女兒出嫁。”

小女兒——那不是裘修嗎！艾謝气得眼睛凶光四射。她現在是男人了呀！她早就想娶这个褐色眼睛的小姑娘了！艾謝轉身就跑，經過清真寺旁边的廣場。第三次礼拜刚刚結束，人們散了出来。一个个都盯住了她看，但誰也認不出她来。

艾謝跑进办喜事的那家院子，象一般騎士那样高声喊道：

“喂，是男子汉，出来比一比高下！圈子讓大一点！”

大家回过头来，誰也認不得她。噴呐咿哑，鼓声咚咚。院子中間有几对摔跤手在摔跤。

艾謝决定先不报名。

人們問她：“你好，騎士！你是誰？”

艾謝回答說：“以后会知道的！”說完又向摔跤手叫喊道：“一下子上来两个！喂，有胆子的出来！”

院子里男男女女都楞住了。人們交头接耳。教长霍札也跳了起来，戴上眼鏡，細看这陌生的好汉。一个人对付两个摔跤手，这样的事可真新鮮！

艾謝抹過了油，穿上短褲。一對對摔跤手站出來跟她比武。她把他們——抓起來摔在地上。後來，她抓起了一頭大水牛，高舉過頭，就象舉起一只小羊似的。驚訝的人們哄動起來，大叫道：

“你是誰，勇士？！”

“你是誰，英雄？！”

“好！……好！……”

喧嘩和銅鼓沉靜下來。人們圍住了這個從來沒看見過的大力士。

艾謝說：“我就是博茲開村的人！”

人人面面相覷。全村老小都在這裡，但誰也不認得她。

他們又喧嘩起來：

“我們博茲開村沒有這樣的人！”

“我們還能不認識本村的人嗎？”

“你是在跟我們開玩笑！”

艾謝忍不住放聲大笑。

“我是艾謝！”

人群又嚷起來：

“哪個艾謝？”

“什么艾謝？”

艾謝抬起头来。

“哈只·梅赫麦德的閨女……”

农民們怎么也不相信。

艾謝就把她怎样从家中跑出来，站到虹下面，变成了男人的事，大声說出来。最后她問：

“誰娶裘修？”

“村长的少爷哈桑，”农民們回答道。

“叫他过来！”

人們把哈桑从人群中找出来，帶到勇士艾謝的面前。

“誰是媒人？”

“霍札……”

“啊，是霍札？！把他揪过来！”

人們也把霍札带过来了。这个一向横行霸道的凶老头子，此刻吓得陪着笑脸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行着礼。

“喂，哈桑！”艾謝喊道。“你給裘修出一张休書！”

“我不出。”

“告訴你：出！”

艾謝抓住哈桑的紅腰帶，把他一下子舉了起來。

哈桑吓得怪叫起來：

“啊呀！……啊呀！……啊呀！……勇士饒命！……”

“告訴你：快出休書！要不然我把你腦漿都摔出來！”

“我出！我出！”可怜的哈桑急忙叫道，在半天空手脚亂舞。

艾謝輕輕地把他放在地上，然後回身命令霍札：

“听着，你給我跟裘修做媒。”

“我不做！”

“別犯死心眼，霍札！”

“我不做！”

“告訴你：做！”

“我不做！”

“為什麼不願意？”

“這不合法！不合法！”

“我不管什麼法不法。你做不做媒？”

“我不做。”

艾謝一个箭步跳到教长面前，象对付哈桑一样，抓住他的腰带举了起来。

“快給我們做媒。要不然我馬上摔死你！”

“我不做！”

“告訴你：做！否則你就要遭殃！”

“我不做！我不做！”

艾謝气坏了，把頑固恶劣的教长轉来轉去旋了几圈，然后猛一摔……

霍札沒摔下来，却往天上飞去，同时在半天空大叫：

“喂，乡亲们！……她不是男人！是个丫头！給她戴上面紗！她不可以抛头露面！这是罪恶！”

院子里的人都蠕动起来，象一窩蚂蚁，鬧鬧嚷嚷，人声鼎沸：

“不可以抛头露面！不可以抛头露面！这是罪恶！”

人們拿来了黑的和紅的厚面紗，一窩蜂向艾謝扑来，想給她戴上面紗，用这种束縛物把她悶死。艾謝肩膀一抖，一声怪叫，拉下步枪，用枪柄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把所有的人統統打倒在地，伏在她的面

前。

然后艾謝向外跑，經過清真寺，看見霍札象仙鶴一樣站在高塔上。她馬上冲进清真寺，沿着陡峭的梯子爬上塔去，一心只想：

“哼，只要抓住这个混蛋！”

她爬到塔頂，抓住霍札，用力扼紧他的喉嚨。

“你說：不可以拋頭露面嗎？這是罪惡嗎？！”

霍札拚命地拳打腳踢，然後兩腿一蹬，咽了氣。忽然間，高塔的小台甸的一聲坍塌了，艾謝一個倒栽葱摔了下來，頭在地上猛撞了一下。

她睜眼一看，只見爸爸捏緊拳頭痛打着她的腦袋。

“你在这兒干嗎，你这死鬼丫頭？！”

艾謝躺在淋得濕透的茂密的灌木叢里。她的媽媽，哥哥，村長的兒子哈桑，還有鄰居家的幾個農民，也都圍在这里。

“你在这兒干嗎？……叫人跑這麼遠來找你，小畜生！……”

剛才在夢中被她抓住腰帶舉起來的哈桑，此刻

极力在替她說情。

“她下次不会了，大叔！她下次不会了！”

原来，她的突然失踪惊动了全村，人們从中午起就一直在找她，到处都找遍了。

爸爸在泥水中跋涉了三个多鐘头，簡直要气破了肚子，这会兒把艾謝拳打脚踢，連說情的人也冤枉地挨了不少下。

他吼叫着：“你这个死鬼丫头，你在这兒干嗎？！”

媽媽象应声虫似的跟着爸爸大罵，还威胁說一到家就要給她一頓痛打。她怒气冲天，搖着头連連喝問：

“你在这兒干嗎？”

艾謝失魂落魄，无言回答，只是哭个不停。

后来，大家向村子走去，她垂头丧气，可怜巴巴地拖着脚步跟在后面。

已經快到家門口了，半空中忽然响起一个人的声音：

“找到啦，梅赫麦德大哥？”

“找到了，霍札老爷……”

艾謝抬起眼睛。教长霍札光着头，赤着脚，挽起

袖口，站在高高的晒台上，用一只銅壺在作小淨。

“她在哪兒吶？”

“在灌木丛里……睡着了……”

“下這麼大雨，她在那兒干嗎？……”

“她不說，這小畜生……”

“給她戴上面紗！戴上面紗！……她已經不可以到處去拋頭露面了……”

艾謝低下眼睛，瞅着泥濘的道路，痛苦地走着，恨不得鑽進地洞里去。她的肩頭抽搐個不停，哭得非常傷心。

打 火 机

“噢，伊包斯，是你嗎？”

“霍，梅斯蒂克，是你？！”

“可不是我！”

两个同乡搂做一团。他們自从离开馬其頓，就沒見過面。一別多年，忽然在这小亚細亚一个偏僻小城的郊区，一条多石而喧鬧的小河旁，不期而遇了。他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幸福，那份惊喜的心情，的确发自真心。

这一对朋友早就离开了家乡。当年他們在家乡合伙做过买卖：春天贩卖牲口，上塞尔維亚买馬，买騾子，买毛驢；一交冬天，他們就收起騾馬生意，开始上保加利亚批运粮食。两个朋友彼此极为信任。

梅斯蒂克长着一对小蓝眼睛，就象两颗純宝石，在瘦嶙嶙的脏脸上射出狡黠的亮光。

他問伊包斯道：“你近来在哪一行发财啊？”